

盗墓小说

下盟
天书

2 SHE HUN QI ZHU
摄魂奇珠

摸金传人

罗晓 著
MO JIN CHUAN REN

摸金一门有一整套专门的标识、切口、技术和规矩。摸金校尉开棺摸金，讲究轻手轻脚，不可损坏死者遗骸，最后必须给死者留下一两样宝物以安亡魂，这叫事不做绝。摸金一脉沿袭至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，极重传承，只有继承了正统摸金符的人，才能被称为摸金传人。

台海出版社

冥金传人

罗晓 著
MO JIN CHUAN REN

2
SHE HUN QI ZHU
摄魂奇珠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摸金传人 . 2 / 罗晓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

2016. 5

ISBN 978 - 7 - 5168 - 0959 - 4

I. ①摸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86121 号

摸金传人 . 2

著 者: 罗 晓

责任编辑: 刘 峰

装帧设计: 天下书装

版式设计: 天下书装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: 100021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 印 张: 18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8 - 0959 -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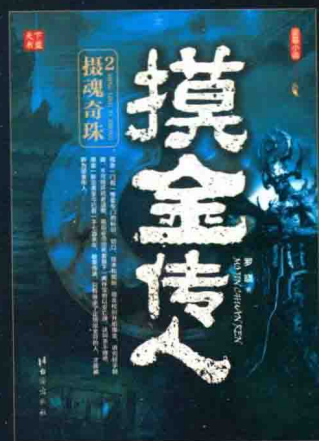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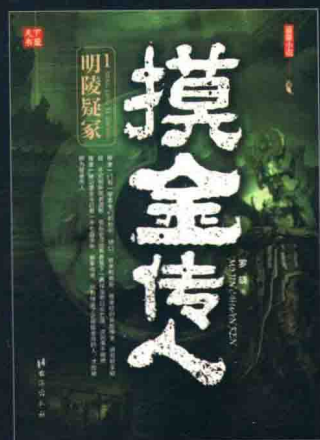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罗晓

著名作家，鲁迅文学院培训学员，中文在线金牌作家。原名丁道兵，湖北恩施人，资深盗墓、淘宝小说作家，已创作一千多万字，出版几十部作品，主要作品《黄金手》《淘宝笔记》《最强相师》《超级妖瞳》在大陆和台湾地区销量超过百万册。



责任编辑：刘峰

封面设计：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

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楼 兰 / 001
- 第二章 生别离 / 014
- 第三章 死亡游戏 / 029
- 第四章 沙漠地宫 / 040
- 第五章 秘术古阵 / 054
- 第六章 女尸奇珠 / 069
- 第七章 香妃魂 / 080
- 第八章 银皮石头 / 097
- 第九章 蛇 洞 / 110
- 第十章 陨石心钻 / 127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十一章 撞破好事 / 142
- 第十二章 黑 手 / 151
- 第十三章 先 知 / 170
- 第十四章 龙木椅 / 179
- 第十五章 大清龙脉 / 194
- 第十六章 长白惊魂 / 211
- 第十七章 冰 窟 / 223
- 第十八章 守墓人 / 236
- 第十九章 龙牙洞 / 255

第一章 楼 兰

一顿饭吃完已经是下午了，到处都响着鞭炮声。

马家四人先走了，回去准备钱物以及生意托管，这一去至少得十天半月，要是找到宝藏，这里的小生意也无所谓了，如果没找到宝藏，回来还得靠这小生意生活，所以还不能扔下。

朱笑东和杨薇走的时候，杨华和马娟儿都出来送他们，杨华眼中满是感激，朱笑东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放心，都好好的，你这趟行程就当是店里派出公干，薪水按五倍支付，初六上班，初六我提前把工资发给你，你拿回来安排一下家里的生活，初七出发。”

杨华更加感激涕零了，朱笑东把车开出很远，还能从后视镜中看到杨华夫妻站在路口。

“笑东，你很有魅力！”杨薇轻声说。

朱笑东一怔，跟着笑道：“我帅吧？”

“臭美！”杨薇啐道，“我是说你有人格魅力，你手下的员工如此感激你，做人做到这样，很不错！”

朱笑东顿时沉默下来，眼神也暗了下来，好一阵子才说：“我以前飞扬跋扈，目中无人，自认对朋友好，却不知道那其实也是一种伤害，

到现在才明白，对朋友，对兄弟，对亲人好，要真心，不能施舍，你尊重别人，别人才会尊重你！”

杨薇也静了下来，良久才说：“那不怪你，就算你当初很嚣张，但心却是好的，他们那样对你，是他们的错，这个世界上有善人有恶人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就算你真心对他们好，他们一样会背叛你，因为他们心里有个‘贪’字！”

回到家里，朱笑东打开电脑恶补有关香妃、楼兰的知识。一边看朱笑东一边说：“杨华和小娟儿的感情真好，就是有点妻管严。”

杨薇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又怎么知道那不是他的福气呢？他人自有他人福，你自己的稀饭还吹不冷，却去搅和别人的！”

“我自己有什么好吹的？”朱笑东诧道，心想自己又没有妻室，连正式的女友都没有，怎么会有杨华的苦？

但一眼瞄到杨薇脸含红晕，艳光四射的样儿，心里一动，这个富家千金大过年的千里迢迢跑到自己家来，孤男寡女在一起，难道没有原因？

有人喜欢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，但朱笑东却有些害怕，甚至有些恐惧，他宁愿把自己关在冷冰冰空荡荡的大屋子里，也不愿再跟人接触，不想再受一次袁小忆带给他的痛！

入夜了，不时有稀稀疏疏的鞭炮声传来，杨薇炒了几个菜，端了水果出来，又开了一瓶红酒，问：“笑东，喝酒不？”

“喝，大过年的，怎么能不喝酒？”朱笑东端过她倒的红酒喝了一口，味道很好，忍不住一连喝了两杯，趁着酒意，伸头去杨薇的腋下和脖间嗅来嗅去。

“你……干吗呀……”

杨薇怕痒，又有些害羞，躲闪着嗔道。

“有香味！”朱笑东停下动作问她，“你说，香妃真的能发出异

香吗？”

杨薇顿时又好气又好笑，刚刚还想朱笑东是不是对她也有意思，借着酒劲求暧昧，没想到朱笑东说出这样的话。

想了想才说：“据说香妃是穆罕默德后裔和卓的妻子，美若天仙，冰肌玉骨，而且体有异香。传说乾隆把香妃的尸身送回新疆喀什后，和卓为她修筑了一座陵墓，还有‘香风十里安魂外，千载琵琶骨自香’的说法，不过从今天马娟儿那冰壶吊坠里的遗言来看，那香妃墓肯定是个假墓。”

朱笑东半眯了眼睛，眼神悠远，嘴里念着：“冰肌玉骨，美若天仙，香风十里，那是怎样一个美法？”

杨薇笑说：“那就说不好听了，古来就有一说，这样的女人啊，说得好听叫红颜，说得不好听叫祸水，西施啊，杨贵妃啊，陈圆圆啊，都是这样的绝色吧。”

朱笑东点点头道：“对，都说红颜祸水，我看不如说那些男人好色，把国家败了就推到女人身上，把国也倾了城也倾了……”

听着朱笑东的醉话，杨薇不禁笑道：“傻子，倾国倾城说的是女人。”

朱笑东却蛮横地说道：“我说是就是，男人倾国倾城就是败家，女人倾国倾城就是漂亮！”

杨薇听了忍不住笑得花枝乱颤，醉了的朱笑东这么可爱。

朱笑东偏头看着杨薇，又说：“你好漂亮，也是倾国倾城。”

“倾个……”杨薇一恼差点说出脏话来，最后还是硬生生吞了回去，说：“我有那么漂亮吗？连你一个人都没倾倒，还倾国倾城。”

说了这话后，杨薇又有点儿害羞，这不是明明白白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他了吗？

没听到朱笑东有什么反应，看他时，却发现他已经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杨薇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，平时看朱笑东挺精明的，怎么一点儿红酒就醉成这样了？

瞧朱笑东睡熟了，杨薇拿了毯子给他盖上，坐在旁边发了一会儿呆，又是失望又是松了一口气，矛盾不已。

失望的是自己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，但朱笑东却没听到，自己不远千里追到陶都，大年夜不回家跟他守在一起，别人要是知道了还不笑话她？她松了一口气也是因为朱笑东没听到，万一朱笑东一口回绝了自己，那不是更没面子。

杨薇傻傻地胡思乱想着，直到鞭炮声大作，朱笑东一惊而起，看看时间，已经十二点了。

推开窗，全城都笼罩在绚烂的烟花之下。

“好漂亮！”朱笑东望着那些烟花，脸上被烟花映得一阵红一阵蓝，喃喃道：“小时候过年我就跟我爸一起放烟花、放爆竹……”

杨薇见朱笑东面露伤感，依偎过去，紧紧握着他的手说：“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你还有未来，以后你也会有一家人，有你的……孩子……”

朱笑东忽然有种冰融化了的感觉，眼睛都模糊了。

“哎哟，眼中进了沙子……”为了不让杨薇看到，朱笑东捂了眼睛转身进屋，去洗手间洗了一把脸，恢复平静后才出来。

继续吃饭时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但心中却仿佛有了一家人的感觉。

大年初一初二，朱笑东带着杨薇去逛陶都的名胜古迹，不过小吃却难寻，大过年的，店铺都放假了。

初三的早上，朱笑东起床发了一阵呆，然后跟杨薇说：“我要去个地方。”

杨薇见他面色凝重，眼神复杂，心里隐隐明白过来，柔声道：“你

是想去你二叔家？去吧，血浓于水，他总是你的亲人。”

朱笑东眼中一热，杨薇真是太善解人意了，他赶紧扭头出了家门。

二叔朱谨榆现在租住在城郊村的民房，又窄又挤。

朱笑东的车开不进去，只能停在路边，慢慢走进去找到二叔租的屋子，很破旧的房子，铁皮房顶，冬天冷夏天热。

屋门口摆着一辆木板车，应该是二叔朱谨榆出去拉活的工具，以他五十多岁的年纪去干这种体力活，不用想就知道很辛苦。

在门口静静地站了片刻，朱笑东才伸手在门上敲了敲。

“谁啊？小婷，你回来了？”

声音是朱谨榆的，只是苍老了许多，小婷是他的女儿，朱笑东的堂妹。二叔家有两个孩子，老大朱笑南，老二朱婷婷，朱笑东这一辈是“笑”字辈，朱谨榆当年还跟朱笑东的爸爸开玩笑说：“要不是计划生育，他真想给朱家把东南西北添齐。”

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朱谨榆穿着一件破了几个口子的棉袄，看到门口站着的竟然是朱笑东时，呆了呆，然后手足无措起来。

“是……是……是笑东啊，这……进来坐吧……”虽然这么说着，但朱谨榆也觉得屋里确实坐不下去。

“是笑东啊？”朱笑东的二婶也跑了出来，生活的艰辛也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，把朱谨榆推开，她连忙让朱笑东进去。

屋子里很窄，还有一股很大的味道，从一张小桌上摆着的碗碟可以看出，他们吃得很不好。

二婶拿了个小椅子让朱笑东坐下，指着朱谨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骂道：“笑东，你这个二叔没人性，我和你弟你妹事后才知道，你弟你妹都不想认他这个爸了，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，但笑东你还是没告发他，二婶替你二叔赔礼道歉了。”

朱谨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眼中的悔恨很明显，终于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，对朱笑东说：“笑东，二叔一时鬼迷心窍干了这人神共愤

的事，现在的结果都是二叔罪有应得，二叔不求你原谅，但请你不要怪罪你二婶和你弟你妹，他们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，都是二叔一个人的错！”

朱笑东伸手把朱谨榆拉了起来，说：“你别跪我，你错再大，我也是你侄子，受不得你的跪！”

二婶只是嚤嚤地哭，朱笑东问：“笑南和婷婷呢？”

二婶抹了一把眼泪回答：“本来寒假他们没准备回来，但怕我想不开，两兄妹都回来了，找了家教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这两孩子特别懂事，念书期间打工挣钱交学费，回来做家教的钱都给了我，我都存起来了，虽然不多，我都拿给你，只要能赎你二叔的罪就好……”

“二婶……”

朱笑东伸手一拦，说：“二婶，你别拿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二婶停下来，盯着朱笑东，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

朱笑东把手里提着的袋子打开，取出一个红色的本子，还有一张银行卡，塞到二婶手中，然后说：“二婶，这是你们家房子的房产证，我把房子买下来了，现在还给你们，这张银行卡里有两百万现金，我知道你们还欠一百七十万的债，把债还了，剩一些可以补贴家用，还有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朱笑东又望向朱谨榆说道：“二叔，你那活儿干不了，还是回典当铺吧，你以前是二十万的年薪，我现在给你四十万，年底还有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分红，初六开店，回去上班吧！”

说着又拿了一把钥匙出来，轻轻放在桌子上：“这是店里的钥匙，二叔，你拿好。”

朱笑东这番话让朱谨榆和二婶都呆住了，他们都没想到朱笑东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原本还以为他是来落井下石，嘲笑讥讽他们的，没想到朱笑东竟然以德报怨。

朱笑东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二叔，你不要以为我这是对你好，我是对

二婶和笑南、婷婷好，他们是无辜的，我小时候，二婶对我像亲儿子一样，这些，我忘不了！”

说到这，朱笑东忍不住眼中湿润，擦了擦眼睛不再多说，转身出去了。

铁皮屋中，朱谨瑜哽咽的声音传了出来。

回去的路上，朱笑东觉得心里敞亮多了，把这个结打开，总比压在心底好。

初三，朱笑东跟杨薇飞了趟京城，跟王长江、王晓娟、胖子昏天黑地地吃喝玩乐了两天，初五的早上跟杨薇去了方天然那儿。

方天然见到朱笑东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狠，把我的女儿都拐走了！”

朱笑东瞧了瞧身边的杨薇，忽然福至心灵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向方天然叩了几个头。

方天然也没回避，受了他这几个头，说：“陪我下两盘棋。”

朱笑东欣然应允，摆好棋盘，方天然大手一挥：“你先！”

虽然不敢让棋子了，但让先的气势还是要摆出来。

杨薇去泡了茶水端过来，先给方天然面前放了一杯，说：“爸，喝茶！”

方天然端了茶喝了一口，对朱笑东笑笑道：“托你的福，我女儿心甘情愿叫了我一声爸。”

眼见杨薇脸红，方天然又说道：“这茶喝着，一个字，香！”

一盘棋走下来，朱笑东既无心棋局，又不想跟方天然“狠狠”过招，十几分钟就输了。

再下一局，仍然很快就输了，方天然弃棋回屋，淡淡道：“没意思！”

三个人一起吃了顿饭，临行前，方天然才认认真真对朱笑东说：“我把女儿交给你了！”

方天然不傻，女儿大过年的单独跑到陶都跟这小子一起过，他还能不明白？这段时间他也算看出朱笑东这个人有才，有能力，该狠的时候能狠，该软的时候会软，女儿跟了他不会吃苦受累，在他看来，朱笑东的人品算是不错的。

朱笑东原本没跟杨薇说过这些事，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两个人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朱笑东回答：“我会好好对她！”

一句话，六个字，方天然十分满意。

别人会贪图他的金钱财富，但朱笑东却不会，方天然知道朱笑东本身就拥有过亿现金，随便刻出来个东西，一件就能让普通人奢侈地过一辈子，他还会缺钱？

当然，方天然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，他所有的财富都是杨薇的，不管朱笑东贪不贪，这个财富王国最终都会落到他头上。

下午的飞机回陶都，临走之前，朱笑东带杨薇去了一趟陶然亭。

在陶然亭的东北角，杨薇指着一片草丛说道：“就这儿，原来是香冢，后来拆了。”

朱笑东望着这片草地，旁边的树枝上都是积雪，当年的一缕芳魂如今何在？

浩浩愁，茫茫劫，短歌终，明月缺，郁郁佳城，中有碧血，碧亦有时尽，血亦有时灭，一缕芳魂无断绝，是耶？非耶？化作蝴蝶！

脑子里始终盘旋着这首词，总觉得一股悲怆之感缠绕在心间。

从陶然亭回去，王长江开了一辆七座的豪华商务车，专门来送朱笑东去机场。

同行的还有王晓娟和胖子，一上车，胖子就悲戚地说：“东哥，我舍不得你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走？”

王晓娟哼声道：“为什么？你没见他有美人相伴啊，见色忘友的大色狼呗！”说着又伸手去呵杨薇的痒，一边呵一边恼道，“我整死你，

抢了我喜欢的男人。”

朱笑东见她们两个虽然打闹，但脸上却一脸嬉笑之色，王晓娟虽然有点娇小姐脾气，但人并不坏，知道跟朱笑东不可能，就跟杨薇好得像亲姐妹一样。

朱笑东呵呵笑道：“我现在虽然帅，可岁月是把杀猪刀啊，过几十年，成了老师哥你就不喜欢了。”

“臭美！”王晓娟啐了一声，鄙夷地说，“别以为你很帅，说不定，我会找个更帅的呢。”

说着探过头去，“叭”一声在胖子脸上啵了一个香吻。

胖子顿时脸就红了，手足无措，哆嗦着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朱笑东笑问：“杀猪刀，我我我什么？”

胖子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：“我一个月不洗脸了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车里的人都笑了起来，连开车的王长江都忍不住笑了。

在机场大楼门口，朱笑东挥手告别：“老板，晓娟，胖子，都回去吧。”

胖子眼圈红了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
朱笑东叹道：“胖子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回去练习演技吧，你这乡巴佬的角色演得不错，我给你打七十分！”

胖子忍不住“噗”地笑了起来。

王晓娟大声说：“朱笑东……”

朱笑东身子一颤，故意惊道：“千万别告白啊！”

王晓娟“呸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谁跟你告白啊，我告诉你，第一个要生女儿，女儿要送给我，不然我就赖在你家里！”

谁都没料到王晓娟会忽然说这么几句话，连王长江都看不过去了，笑骂道：“不像话！”然后又对朱笑东说：“笑东，以后要经常来京城看我们。”

“一定的!”

朱笑东挥手和大家告别，等王长江把车开走后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抹了一把汗。

好半天才对杨薇说：“她怎么就敢说第一个一定要生女儿，生儿子不行啊?”

“你重男轻女啊?”杨薇忍不住好笑，不过对王晓娟着实服气了。

从陶都机场出来，搭车回到家里，已经是晚上八点了。

洗了澡换了衣服，朱笑东开始准备行李，杨薇则拿了单子在網上订购机票。

第二天，朱笑东和杨薇吃过早餐后一起去当铺，朱笑东的二叔朱谨榆很早就到店里来了，没等伙计，亲自把店铺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

朱谨榆、袁小忆、司慧朋的事外人都不知道，店里的伙计还以为他们是赌博输了又借了高利贷，所以朱谨榆回来，他们也不奇怪，他毕竟是朱笑东的亲叔叔。

对于现在的朱笑东来说，这个店一年赚的钱，不敌他随手雕一件玩件赚的钱，但这是祖上留下来的店，他一定要维持下去。

店里的事情，朱笑东根本就不需要交代，父母过世后，一直都是二叔在打理，他熟得很。现在更是以一种愧疚和感恩的心态回到这里。朱笑东给了他新生，把他们一家人都救了，又给了他利润的两成再加四十万的年薪，几乎是这个店一年的四成利润了，他不用再为钱的事发愁，而朱笑东以德报怨，他也不能再昧着良心干对不起朱笑东的事了。

朱在东把一个装了五万块钱的袋子递给杨华：“杨华，你回去安排一下，机票我已经订好了，明天中午十二点半的。”

杨华兴奋地提了袋子往家赶，当着面他也不好意思打开袋子清点朱笑东给了他多少钱，回去后发现是五万块时，也不禁呆了。